唐文粹

序　傳錄紀事

卷九十三之一百

唐文粹卷第九十三

序丙　揔一十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集序

唐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皇甫湜
唐太常寺協律郎李賀歌詩集序　杜牧
唐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唐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唐東臯子集序　呂才
刪東臯集序　陸淳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筠尊師文集序　權德輿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篋中集序　元結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編後序　李商隱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毗陵集後序　梁肅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注愍征賦後述　司空圖

唐故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大湖異石洞亭朱實華庭清唉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鈞綿秀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爲性結泠汰以爲質煦鮮榮以爲詞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爲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君字逋翁諱況以文入仁其爲人類其詞章嘗從韓晉公於江南爲判官驟成其磊落大績入佐著作不能慕顧爲衆所排爲江南郡丞累歲脫縻無復北意起屋於茅山意飄然若將續古三仙以壽九十卒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鞳頭眸子瞭然炯炯清立望之眞白圭振鷺也旣接歡然以我爲揚雄孟軻顧恨不及見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凉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在門訊之卽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卷泣請余發之凉公適移莅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諸而未副今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爲序

唐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杜牧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離爲四編凡若千首

数年來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一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无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爲賢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其夕不果以書道其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絶出於前讓居数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爲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叙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叙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其因不敢辭勉爲賀叙然其甚慙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烟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絜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虚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無得有是賀復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謡求取情状離絶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五年京兆杜某爲其序

唐故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歐陽君生于閩之里幼爲兒孩時即不與衆童親狎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江濱山畔有片

景可探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忘歸於其間逮風月清
曠或暮而尚留宵不能釋不自知所由蓋其性所多之
未甚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於心移日自
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止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常謂里人
曰此男子未知其旨何如要恐不為汨沒之餓殍也未
知為吉邪凶邪鄉人有覽事多而熟於聞見者皆賀之
曰若此家寶也柰何慮之過歟自此遂日知書服聖人
之教慕愷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唯恐不
及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甚
易由是振發於鄉里之間建中貞元時文詞崛興遂大
振耀歐閩之鄉不聞有他人也會故相常袞來為福之
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後生推拔於賓案
中唯恐不及至之日比君為芝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
遊娛燕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儒動不踰節常公之知
又日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達於京師矣時人謂
常公能識真尋而陸相贄知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
之盛前无其倫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
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到于
今伏之君之文周詳切於情故叙事重複宜其掌代文
柄以變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絕乎君於貽孫言舊故之
分於外氏為一家矣故其屬文之內多為予伯舅所著
者有南陽孝子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居方書
皆可徵於集故予沖幼之歲也拜君於外家之門太和
中予為福建團練副使日其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
之舊文共十編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予以諾其命
矣而詞竟未就價微有文又早死大中六年予又為觀

察使令訪其裔因獲其孫曰澥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
絶其所傳也為題其序亦以卒後嗣之願云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
元賓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
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
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
能卒擅其名予以為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
下者文以理為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
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
能為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
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夫文與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
明帝後文體寖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媚無
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
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諧靡至退之乃大
華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中然自
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
健馬在御蹀蹀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
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元賓文於漢上惜其
恐復磨滅因條次為三編論其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
十月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唐楊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
趙郡李華為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穎士字茂
挺梁國鄱陽忠烈王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
莒縣丞咸有位不至尊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

歳以文章知名十五與譽滿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尉桂州參軍祕書正字河南參軍辭官避地江左求王修書請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連帥表君爲楊州功曹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爲介君以先世寄殯嵩濮因之遷祔終事至汝南而歿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爲之憔悴君爲金壇尉也會官不成爲楊州參軍也丁家難去官爲正字親故請君著書未終篇御史府以君爲慢官離局奏謫罷職爲河南參軍僚屬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事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有故其高節深識皎皎如此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歷後有賈誼文詞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乎王化根源此外皆敻絕无聞近日公陳拾遺文躰最正以此而言見君述作君以文章制度爲巳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歿於旅次有文十卷行於世其篇目維存章句遺逸古所謂有其義而无其辭者也是後之爲文者取以爲法焉今海內至廣人民至衆求君之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子一人曰存爲蘇州常熟縣主簿雅有家風知名於世以華平生最深見託爲序力疾直書云爾

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崔公吏於華葉再黃矣士之才也天高其興益之以小山焉山臨清池峭絶孤踊岑無一仞波無一勺而洲嶼縈帶巒崖盤鬱則巫廬衡霍不出於庭間矣若其琴幌

朝開書堂晚清綠筠森竦下見松雪登蕙蘭之徑諷瓊
瑤之章則雍雍詠歌盡在丹壁又與一二文士以吟以
賦謂之後集焉

東皐子集序　　呂才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
歸北始家河汾焉歷宋魏迄于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
諜詳焉君性好學博聞強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為莫逆
之交陰陽曆數之術無不洞曉大業末應孝悌廉潔舉
射高第除祕書正字君性閒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
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
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為知音
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為正字端簪理笏非其
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楊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

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嚴屢被勘劾君歎曰羅網
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
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
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
醞三升君弟七弟靜為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
曰吾待詔祿俸殊為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
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
生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為斗酒學士貞觀初以
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
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為
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
且士庶清濁天下所知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恥柱下
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

君歎曰天廼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田也是太樂丞爲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巳來善爲酒人爲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或哈之因著無心子以諭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良沃鄰渚又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顧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敞君於其側遂爲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爲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皐每著書自稱東皐子晩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乗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録之諷詠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于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刪東皐子集序　陸淳

淳聞於師曰秉仁義立好惡方之内者也等是非遺物我方之外者也冥内而遊外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見之矣方内者時有焉其惟方外之徒莫得而測也豈踐跡之道易忘言之理難耶將群於人而内自得耶何乃莊叟之後縣歷千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焉心與物冥德不外蕩隨變而適即分而安忘所拘而迹不害教

遺其累而道不絶俗故有陶公之去職言不怨時有阮
氏之放情行不逆物曠哉淵乎真可謂樂天之君子者
矣生於隋季人莫之知故其遺文高跡不顯余每覽其
集想見其人根不同時得爲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爲之
詞全其懸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
其祖宗之由出處之行前序備矣此不復云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權德輿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於玄覽發爲至
言言而藴道猶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
淡温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爲徒其不
至者遺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辯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
也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
人生十五年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于南陽倚帝山閑
覽古先遐蹈物表之耕雲卧聲利不入天寶初玄纁鶴
書徵至京師用希夷啓沃脗合玄聖請度爲道士宅於
嵩丘乃就馮尊師齊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
此道授昇玄王君王君自至先生九五代矣皆以陰功
救物爲王者師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玄
宗在宥天下順風祈嚮乃獻玄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
遐舉累章乞還以禽魚自況藪澤爲樂得請未幾盜泉
汙于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匡廬登會稽浮淛河
息天柱隱机埋照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
園公歌詠於紫芝弘景怡悅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
比興觀其自古王化詩與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
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稽性
命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嗇神挫銳爲本至於奇彩

逸響琅琅然若戛雲璈而凌倒景崑閬松喬森然在目追近古游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摠論谷神之妙則有玄綱篇哀蓬心蒿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可學論跳淪濼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巖棲賦脩習中之誠而休乎天均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其他抗章寓書賛美序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爾而昭曠合爲四百五十篇傳大真人之言盡在是矣大曆十三歲歲直鶉首止于宣城道觀焚香返真於虛室之中門弟子邵冀玄者率顓其徒寧神于天柱西麓從其命也太原王顏常慌先生之風採道也熟自先生化去三歲顏爲御史中丞類斯遺文爲三十編拜章上獻藏在祕府冀玄者偏得先生之道如槁木上水刻心遺形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以其文編請傳永久其有逍遥卓詭之論猶不列於此至若挻神奇祛鬼怪告鍊蛻之地合肸蠁之符皆備於刻金石者之説今徒采獲斯文以序崖略且俾後學知道者必知言云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釋子工爲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爲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爲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嚴維學爲詩遂籍籍有聞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藝益至皎然以書薦于詞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郎紓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于世者曰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得風柯少葉張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悅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

中西游京師名振輦下緇流嫉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誣得罪徙汀州會赦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迓之元和十一年終于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于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陲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居柯山與晝公爲侶皎然字清晝時以字行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與支許之契焉上人殁後十七年予爲吳郡其門人秀峯捧先師之文來乞辭以志且曰師甞在吳賦詩僅二千首今刪取三百篇勒爲十卷自大曆至元和凡五十年間接詞客文人詶唱別爲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代求一言羽翼之因爲評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公絃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晝公能備衆體晝公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爲弔客黃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閫域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无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无知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汚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今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

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爲辨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爲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絶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亡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李商隱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次山見譽於公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浚楊公始得進士第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間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占心經已下若干篇是句外曾孫遼東李惲辭收得之聚爲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緜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爲根變化移易之太虛无狀大賁無色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嚮物色欻何從生啞鍾復鳴黃雉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万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顔入飲于朝斷章摘句如娘始生佷子豹孫競于跳走剪餘斬殘程露血脉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縴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鍾石雅在宮藏其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堅麾爲門懸木爲牙張蓋乗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纖顆如墜地碎若大咽上声餘鋸取朽蠹櫟蟒出毒刺眼楚去齒不

見可視顧顛踣錯雜汙瀦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揔旨會源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人羲皇上之視下不知有尊丁之望上不知有篡辯頭鑿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耋老者在童齓者蕃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爲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眞而恥聖五帝用聖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耶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長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亟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集如此則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矣明年遷中書舍人始少得志盡搜文章閣千百紙焚擲纔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逾二十年凡有撰製大手短章塗藁醉墨碩夥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必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録論辯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離爲二十編合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

一時戲感之言孰見魄兆而果驗白耶嘻文章與政通
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爲理
興與運高下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迁
相如楊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懟
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時論相如子雲瓌麗詭
譎諷多要寡羨漫无歸不見治乱賈馬劉班乘時若君
之善否直谿已臆奮然以極世扶物爲任纂緒造端必
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无不包焉竊
觀仲舅之文高騁負厲旁紹曲摭絜簡渾圓勁出横貫
滌濯滓窳支立欹倚呵摩皸瘃如火煦焉爬梳痛痒如
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有敵其
正視嚴聽前衡後鑾如整冠裳祗謁宗廟其聒蟄爆聾
發標若大呂勁鳴洪鍾横撞撐裂噎瘖戛切韶護其
駁嫉惡堤障初終若濡槁於汞焚膏靡於未穿栽培教
化翻正治乱變醨養瘠莞醲舜薰斯有意趍賈馬劉班
之藩牆者耶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者
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獵奏漢魏晋南北二
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
探取前事凡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
在眼見耳聞哉其譎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
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者則張保皐傳尚
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爲其序
褒勤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叔大長公主及故奇章公
汝南公墓誌標白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爲多
則與高大夫書諫諍之辭非許配惡與主鬬激則論諫
書者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黄

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叅李處州文訓勵官業告
東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誥其餘述俞讃
識興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綿遠窮幽膿腴黜
畧筆酣興健窕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牙陣
聳曹劉之骨氣掇顔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斵治本絙
幅道義鈎深於經史觝徼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文
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噫所謂文章與政通風俗
以文移果於是以卜盛時理具踔二代而蔭萬古若躋
太華臨溟渤但觀乎積高而沓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
為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
小子師就其集寤寐思慮反覆不翅逾年苟墜承顧付
與之言雖晦顯兩不相解在他人無知其狀者然以高
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誣抵以井罰殛故揔其

條目強自後序至於裁判風雅宰制典刑標翊時濟物
之才編志業名位之實則恭侯叔父中書公於前序

毗陵集後序　　梁肅

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既薨門下客安定梁肅以
公茂德映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
訓則在乎斯文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
草三百篇為二十卷以示後嗣乃繫其辭曰夫大者天
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
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道
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
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𢂕唐接前代澆醨之後
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作者迭起不及百年文體
反正洎公之為則又操道德為根本總禮樂為冠帶以

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詞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爲實錄天下凜然復覩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戒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歌詠峻如嵩華浩如江河若贊堯舜禹湯之命爲誥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誠哉公諱及字至之祕書監付君第四子道與之粹天府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仁厚積爲大本文藝成乎餘力其立言必忠孝大倫王霸大略權正大義古今大體文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流會歸同至于道故於賦遠游頌嘯臺見公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理合權

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諲盧奕之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成功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尚書嚴庶子韋給事韋顓叔墓誌鄭氏孝行記李雎陽楊懷州碑纂世德貽後昆則先祕監靈表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冊文演釋氏之奧於是有鏡智禪師碑論文變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有琅邪谿述虞氏竹亭記抒久要於存歿之間則祭賈尚書相里侍郎元郎中李庶子文其叙一事紀一物皆足以追蹤往烈裁正狂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天子乎不然則吾當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仰公猶師每申之話言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

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吾子可共與學當視諸斯文爾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其誰哉遂衘涕爲叙俾來者有以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出處皆載易名之狀故不備之此篇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金之精麤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鍾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衒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鬬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愚甞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抉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遒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甞覩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彩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

流蓋述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雅頌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謡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故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已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燿尤異之辭諷誦於文人滿盈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序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何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練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詩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某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目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其後

一

注愍征賦後述

司空圖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无如梁韓數公以推實自任而能振拔後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時道文學以倣勑執事者而盧君尚以讜擯致憤於累千百言亦猶虎

之餌毒蛟之飲鏃其作也雖震兵林鼓溟漲不能快其咆怒之氣且科爵之設是多得於彼而少喪於此俢其虛而歉其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拱默相持曾不知日月没於晷刻之間蠅翔而螢腐耳然則著明幸於弃黜而能以懸征爭効於千載之下吾知後之作者有嘔血不能建之者矣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者多矣豈以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況靣牆而悖謬者何翅於此耶遇前述雖已恣道其遒壯悽豔矣而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以是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嘗著濯纓引以雪詞人之憤其旨亦屬於盧君且凡稟精爽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草輩亘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逞怨於鋒刀也俾其無所控告驅於讎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據權而激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晉府

勑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唐文粹卷第九十三

唐文粹卷第九十四　序丁 揔一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天地 大衍曆序　地誌圖序　呂温
脩養 導引圖序　觀石山人彈琴序
博奕 骰子選格序　序棊　柳宗元
鳥獸 師子贊序　鷹鶻圖贊序
八駿圖序　果實 荔枝圖序　白居易

大衍曆序　張說

特進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說言曆者先王以明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恒居斗運不息晦朔相推而變月寒暑往來而成歳日月右進周天之度啓星辰左旋正時之氣合積餘分而致閏配甲子而設蔀鳳鳥爲司曆人受職分分而加之者百鈞必過毫

毫而減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異也不有
大聖孰能起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齊
徽月令受命再新改制創曆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上
本軒頊夏殷周魯五王一侯之遺式下集太初至于麟
德二十三家之衆義比其異同課其疏密或前疑而後
定或始會而終乖振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筭大鈞
不測之氣盡覼縷於天聰迺更審晷度之短長覆星間
之廣狹繩九道之朓朒絣五精之進退參大衍天地之
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轍於文王也覈春秋交蝕之辰
研九疇五紀之奧同文於孔子也杼軸万象優柔四載
奏章朝竟一公夕落臣說奉詔金門成書冊府先有理
曆陳景善筭趙昇首尾參玄之言接承轉籌之意因而
緝合編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曆經七章一卷長

執曆一卷古今曆書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
二卷所以貫三才周萬物窮数術先鬼神稱制曰者即
聖人顧訪之旨標謹按者是曆家進對之詞非軒后至
聖不啓履端之業非容成詣極不就歸餘之經據其圖
也七政之天心不遠守其術也千歲之日月可知蓋中
黄之寶符太紫之神器者也謹以十六年八月端午赤
光照室之夜皇雄成紀之辰當一元之出符獻萬壽之
新曆伏望藏之書殿録於紀言掌之太史頒於司曆制
曰可

地誌圖序　　吕温

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无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
門歷世寖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
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

異務該暢從體要倬然勒成一家之説猶懼其與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爲方儀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擬形容而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于陬落内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焉天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槩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虚室燕居薄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户納四海窻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絶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横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遐入幽曽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歳月窮轍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

也且夫删百代之弊綜群言之首鰓而不乱踈而不漏才識以潤之册書以炳之使胥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户而覩奥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曒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之虚實摠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无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覩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獘覽齊墟晋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覩洞庭荊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中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覩遠以智白樂爲室中之一物哉而時无知音道不虚行舉地成圖天无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爲之頽息也某久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

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導引圖序

梁肅

氣之貫萬物也盛矣本乎天者資之以生本乎地者資之以成古之善爲道者知氣之在人不利則欝〻則愓伐其命而不可援也於是乎張而翕之導而引之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使流於六藏暢於四支浹於肌膚之會圖其筋骸之束然後百病不生耳目聰明可以保神可以盡年和之至也故岐伯得之爲軒轅師廣成子得之千二百歲而身不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後學得之隱名山而遊人間壽考者不可詳而計矣原其所出皆以岐伯爲祖有浮山隱居朱少陽者得其術於黃帝外書又加以元化五禽之說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被以章目凡三篇究其所由蓋久視之門戶樞之善踰者也少陽年涉期頤神與氣轉壯每至虛空之中自試此法或屈或伸或盤或旋或廻互翕闢終日不倦每振窾郤肯綮之際必砉然嚮然用力甚微而合於桑林之舞此又技之尤甚異者也暇日以所述示予予喜而序之以寘篇首俾博覽者以知還年之一路道者之雅戲云

觀石山人彈琴序

梁肅

天寶中言雅樂者稱馬氏琴石侯嘗得其門而入矣故其曲高其聲全余嘗觀其操縵味夫節奏和而不流淡而不猒凛其感人而忘夫佚志已而謂余曰鄙夫徒能彈之而至和樂獨善其身足使情反乎性吾聞其語矣未辨其方也敢問何爲而臻哉古之聰明睿智其能爲乎余愀然曰善乎夫子之問是道也吾嘗聞諸師矣夫

人生無其節則乱故聖人道之天和作樂以救之於是乎有五絃之琴以暢五音以協五行以宣五常以紀五事後世聖人以爲五絃備其本而未行其變變而裁之莫先乎文武之用於是究夫剛柔復益其絃者非他也文武之道也亦猶八卦既列復因而重之然後既可以動天地而鼓萬物盡變化而感鬼神格聖人之能事反百慮於一致此琴之以爲貴也故虞帝以之乃歌南風禹湯以之而作夏濩周文武以之萬邦協和卜代三十成康以之刑措不用仲尼以之見文王之象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君琴道不行則君子之道消而王澤不下故殷紂失之而棄河海幽厲失之而周道中絕晉悼失之師曠一彈而國大旱琴之興廢與理亂相並夫備殷薦以配祖考肅相庶幾神降則不可廢於郊廟矣若夫

和平其志氣暢達於動用使邪物不接則不可廢於律度矣故自有國有家下逮于庶人莫不尤重焉君子所居於是有左琴右書士無故不徹蓋謂是也周穆載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禹貢嶧陽之桐以爲之歷代善琴之士與幽蘭白雪之號則吾子其自知已夫何言哉問曰若何所云則今之爲琴者多矣君子之風何其未扇歟對曰琴樂之雅者也雅者正也正者謂能宣正其聲而行正道今夫鄭衛之移人久矣其人或正則其位未大其位未大故正聲未被君子風薄不其然乎夫雅樂之所貴者豈取清商流徵不失度曲而已彼各有所起也言畢石君善之俾予紀其辭遂號爲序云

殽子選格序　房千里

古之敘班位列爵禄非獨以治萬民揔百事且用以别

白賢不肖堯亦為君舜為相其下有共鯀焉成王為君周公為相其下亦有管蔡焉為周公之貴非幸也宜也共鯀管蔡之殛放亦非不幸也宜也故賢者宜進之雖已貴益其祿厚其爵亦為不幸不肖者宜退之雖已賤奪其廩削其秩不為歉由是人用自勵遷善去惡強奮自篤後代衰微升于上者不必賢沉於下者不必遇得不必功失不必過賢者知其善不足恃恥比肩而趨故賢未嘗進不肖者知其惡不果棄惟奮臂而逞故不肖未嘗退有賢者退人雖心知之卒無奈何且曰非人也命也有不肖者進人雖心知之又益無可奈何亦曰非人也命也以是善不勸而惡不悛率曰賦諸命而已矣果如是聖人所謂仁誼忠信者何足道哉姑徵其有命無命爾悲夫斯後代之不可復古豈不由是也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舡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冗骼雙雙為戲吏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座客有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歘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所謂不繫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為勞息萬物為一馬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真為貴者乃數年之榮耳吾今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禦寇敘穆天子夢遊事近者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類微物且猶竊爵位以加人或一瞬為數十歲吾果斯人也又安知數刻之樂果不及數年之榮耶因條所置進身職官遷黜之目為

選格序

序棊　　柳宗元

房生直温與余二弟遊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由是取一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於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其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異者亦從而動心矣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覩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敘

師子贊序　　張九齡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來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絶域有來貢沒羽諸侯有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頃有至自南海厥繇西極獻其方物而師子在焉爾雅所謂狻猊如彪猫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絶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為毛羣之特仡立不動而九牛相去眈視且

䎙則百獸皆伏所以內視羣象孩撫熊羆其餘瑣細不置乎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紲伏閑皁駉而爲用鋒莫可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蓋蠻夷君長歲時貢獻或殊琛絕費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囿皆其勤禮若中國之贄幣所不辭讓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之之心充耳目之翫好以爲懷之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得而稱也義異大大豈勞召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關韓侯之詩凡我侍臣咸爲之贊

鷹鶻圖並贊序　前人

鳥之鷙者曰鷹曰雕鶻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于詩鶻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耶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悍體佇銛鋒顧視之間煒如也夫授以勁翮意不羣飛資其利觜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比義者以其嚴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摧翼以虧勇不立垂枝以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鸞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雞與鶴猶較其德彼何有焉況其餘雖飛雖鳴凡者怪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韝威力不敵羣噪無益然後知二禽之爲用衆鳥之絕倫者也故君子韙其然工人圖其狀以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嘗養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

八駿圖序　李觀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獲覽厥圖稚凌趫騰

彪虎文螭之流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驪蜚黃騕褭白義之屬也視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待馭之狀有矜羣之姿若日月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嶷嶷然言其真也實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扶其魄軾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別哉世説周穆王駕八駿日會王母於瑶池從羣仙而遊按山海經去中國三萬里乃非虚説也而不知其所從得之厥神是生爲之用歟何古書無其亡歟圖之首有褚公遂良題云秦漢傳之降于梁隋至余皇唐不泯厥跡卓爾昭然奇哉信乎苟今考之於古則人大笑矣求之於時則曠世矣由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有異者不必否或慮觀之者昧故爲序以表焉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蓋爲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唐文粹卷第九十四

唐文粹卷第九十五

序戊 揔一十四首

吳興姚 鉉 纂

著撰

大統紀序 陳鴻　三傳指要序 劉軻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樂府古題序 元稹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元和辨謗略序 唐次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注孫子序 杜牧

般若心經贊序 張說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唱和聯題

荆潭唱和集序 韓愈　聯句詩序 呂温

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愚谿詩序 柳宗元

大統紀序

陳鴻

敘曰臣聞日月星辰紀乎天也山嶽江河紀乎地也曆
婁一朔紀乎帝也正氣爲帝帝天號也統倫群生冠耀
元符牢籠乾坤之精彈獸壓山川之靈威武薄乎八紘文
明光乎百代功格皇天名在祀典以揖讓而登皇極者
廼可言矣門曆垂統自始皇焚書爲煙燼史官廢紀失
傳其本後代儒者鑿天地心胷造生人聞見故諸緯書
及皇甫謐譙周之徒得肆言上古之事恃無可驗竟開
異說臣少學乎史氏志在編年貞元丁酉歲登大常第
始閑居遂志廼修大紀三十卷正統年代隨甲子紀年
書事條貫興廢舉王制之大綱天地變裂星辰錯行與
帝之理亡后之亂畢書之一通諷諭明勸戒也七年書始
就故絕筆於元和六年辛卯自太昜至太昊年代史傳
無正說且書皇甫謐似是之言昔太昊氏迎日推策造

甲子臣以爲天地立於水城於氣氣世明萬物昌甲而生
生主寅帝首太昊歲起攝提故書太昊首甲寅皇甫謐
云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年又云子孫五世十九姓傳世五
萬餘歲又有循飛等九紀亦無定年陶弘景云欲以数
紀之生求知百代之上誠可笑矣臣非知古者亦不敢
强爲發正自太昊至炎帝世曆無明文人存首而已舜行
天子事八十年孔安國注云舜在位五十年三十而徵
庸三十年任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堯喪三年
其一在三十之数爲天子五十年凡一百一十二歲崩
堯帝天下七十載得舜試舜三年一在徵庸正月上日
受終于文祖二十八載帝乃殂落堯二十八年合入舜
曆通計在位八十一載堯在位七十二載即舜元年丙
子帝摯元年乙卯帝嚳元年乙巳顓頊元年丁亥少昊

元年癸亥黃帝、元年癸未炎帝元年癸未以是推之伏子賤最可憑也、諸家年代曆不分出益三年當禹薦益於天七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載禹喪畢讓于啓啓賢諸侯歸之益避于箕山之陽禹之聖啓之賢益之讓豈可廢而不明令以大唐元和六年太歲辛卯上推至炎帝元年癸未凡三千六百九年自軒轅至夏殷約世本以文宣王太史公堯典舜典商書夏書爲實録周秦以降則按本朝國史春秋緯書云炎帝子孫帝臨至帝罔又有八代四百餘年據太史公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易稱神農氏没黃帝堯舜氏作令臣依周易史記以黃帝代炎帝緯命曆敘又稱少昊子孫相承十代四百餘年驗緯書起漢哀平間前代儒者好記異聞新進後學耳目固不可驗皇甫謐劉伯莊皆以舜爲戊寅年即位在位二十年遂使神農已來甲子相承錯謬按漢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陟方迺死通服堯喪三年禹崩啓未立使三年何繫小令出益三年成禹志且堯禪舜二十八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年爲益之事可也大道之行以天下爲家何必私三年於啓或云有窮伊尹周公共和如何當夏后相不恢于夏家羿爲相臣寒浞相自立后相奔死商丘浞又殺羿自立少康長迺復夏政自是之後備見於諸家年代曆云

三傳指要序　劉軻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六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爲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至賾乎其粹者也軻常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楯學

者犨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關後生者耶柳守文持論
敗潰失據者之過耶次又病令之學者涉流而迷源捨
經以習傳擿直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
從組續者矣既傳生于經亦所以緯于經也三家者蓋
同門而異户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顓蒙敢
會三家必當之言列于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
指要與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富而
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殆乎息矣
庶儒道君子有以祖期於孔氏之門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
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曆古今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糾莫
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叅於事戰國策春秋後
語頗本古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
數耗矣而後之文者襲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
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
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
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掎摭融結離而同之與
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
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
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辨論
之詞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國語戰國策成
敗興衰之說大備無不包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耶
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序其意而其
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删取其序繫于左以爲西
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已降則盪而

棄得其中者漢氏灋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
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
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
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
歌謠由高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
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
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
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序位必俟
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
代浹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
次其尤者後爲四十卷

樂府古題序　元稹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
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
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
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以度詞審調以節
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
區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采民甿者爲謳謠備曲度者
摠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
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
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
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
名盡編爲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
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
絃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
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爲歌詩之異劉補闕云樂府肇

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水仙操齊犢沐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已明矣況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公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賸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有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中一二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因家止述軍輸捉捕請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爲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一山陵皆掇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求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連爲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大常丞隴西辛祕以博士用焉内之則攢塗祕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因山之制上則顧命典策與文物以授萬國下則制服節文頒憲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無不備具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闗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爲司空

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
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爲崇豊二陵集禮藏於
太常書閣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
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禘代
之儀卒集於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
儒學用而謀爲祭法舊史咸以爲榮今裴氏太尉公以
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儀封禪祠部公以禮成大事大
理公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
其闕其爲愛禮近古安源遠乎哉瑾字豊叔其伯仲咸
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
文雅經邦政令相國鄶公其宗子也鄶公以孝友勤勞
揚于家邦遊其門若聞韶頀入其廟如至鄒魯思溢乎
九族禮儀於他門則豊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繳由

於家而達於邦國其榮於史氏也果矣

元和辨謗略序　　唐次

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
宜在驗乎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爲豊爲茂妖氣降則
爲沴爲災君臣立而卑高陳矣至於處神明之奧詢獻
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言勝則爲忠爲讜邪言
勝則爲讒爲諛故詩去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織
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夸言之
嘉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
可以亂聽豈止鵜鴂彫卉薏苡惑珠者哉況立國立家
自中徂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遡覽前
聞緬思近古招賢容鯁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
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寓化洽文明謨猷博

訪於搢紳旌賁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制治
皆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孤楚
等上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羅讒謗之事迹
敍瑕疊之本末紀謠詠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昔
虞舜有堲讒之命我皇修辨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
理將侯法宮退日昃之政別殿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
辨謗何由與上天不言而人自信矣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今之畸人有隱居張氏者治莊生內外雜篇以向郭舊
注未盡采其旨乃為之訓釋猶懼學者之蕩於一端泥
於一說又作三十三篇指要以明之蓋弘道以周物闡
幽以致用內外相濟始終相發其文約其旨明纍如珠
貫渙若冰釋既而以予嘗所斷嚮俾敘而辨之云道之
用也經天地該萬物內化者可以澤四海外化者可以
冥是非汎然順物內外偕化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古之
善為道者如此洎乎性命耳目之相軋也不勝於物則
相刃相劘徇乎無涯氣耗乎名聲之域心鬭於彼是之
境陳蠹滑湣封執逆旅懼力不足而羣奔外馳莊生哀
其如是乃退廣柱下之說弛張變化未始離乎道用虛
靜恬淡無為無本焉故其言后王撫世也則曰靜而聖
動而王無為也而尊其言君子行道也則曰時命大行
乎則返一無迹大窮乎則深根寧極窒乎欲則曰休影
息迹違乎生則曰外形委蛻其於言大觀也則齊彭殤
一堯桀等周公於猿狙比大鵬於斥鴳或至乏適以為
累或至細乃牽乎用斯豈窮鄉一曲者所能通故有內
外雜篇之異然則道之於物無不繇也行之者視其分

隨其方而揭厲之則爲家爲邦爲仁爲智游之泳之日
漸漬之化與心成不知所自則驕者儆躁者靜循之而
愈懸冥之而愈妙攖縛懸解豈遠人哉隱居之意明此
而已矣隱居名九垓別號渾淪子老於是學徧游名山
無常居不粒食與土木鳥獸同其外而中明也如是向
使與漆園同代如丘明受經於仲尼矣其顔成子南榮
趎之徒歟予摳衣於君實所辱命粗舉莊生之略直書
隱居之志以冠于篇

注孫子序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
也今者據按聽訟械繫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爲也
驅兵數萬撅其城郭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
爲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
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
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爲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
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也無他術也無異道
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
以使之爲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爲大吏故用力
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
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
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
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
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
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
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

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麤暴異人人自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祕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貞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圜二三千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爲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爲辱非當辱不辱以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貞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爲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爲國家者兵最爲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貞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著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

機權也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
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曰吾
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
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
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尅捷違教
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
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
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
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
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
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
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
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
曰叨居其位可也

般若心經贊序　　張說

萬行起心心人之主三乘歸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
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
也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捨法二
者知見復非空耶是故定與慧俱空中法入此門者爲
明門行此路者爲超路非夫行深波若者其孰能證於
此乎祕書少監駙馬都尉滎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學
有傳癖書成草聖揮灑手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
坊啓未來之華業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
得心而傳令則無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說聞
而嘉焉讚揚佛事題之礫石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禪師集禪源諸詮爲禪藏而都叙之休曰未曾有也自如來現世隨機立教菩薩間生據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真淨心演性相之別法馬龍二士皆弘調御之說而空性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禀天台尊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江西舉體全真荷澤直指知見其他空有相破真妄相攻反奪順取密指顯說故西域中夏其宗實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機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爲證悟之門盡是正真之道然諸宗門下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禀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

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瓶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趨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本末眞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同異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莫不提耳而告之指掌而示之嚬伸以吼之柔和以誘之乳而藥之憂性命之夭傷也保而護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揮而散之悲鬭諍之牢固也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父不能保身後之子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迴照疑曀盡除順佛心而横亘大悲窮劫蒙益是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滅後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祕藏密契

之道乎荅曰佛於法華經涅槃會中亦以融爲一味但昧者不覺故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而無密藏世尊讃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頭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祕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户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揔持而防在外魔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嗚呼後學者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於末習能如是則可以報圭峯大師劬勞之德矣

荆潭唱和詩序　韓愈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驩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羇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禄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顦顇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册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聯句詩序　吕温

河東栁茂直與余有潘楊之睦且道義相得也余兄弟志守拙默不交當世晨昏之外靖專一室顧我者惟茂直而已以爲切磋盡常事討論有宴息導志氣徒然起憤議時世予欲無言其或晴天曠景浩蕩多思永夜高

月耿耿不寐或風露初曉恍若有得或煙雨如晦緬懷所思不然何以節宣慘舒暢達情性其有易於詩乎乃因翰墨之餘琴酒之暇屬物命篇聯珠唱玉審韻諧律同聲相應研情比象造境皆會亦猶衆璧合注寖為大川羣山出雲混成一氣朗宣五色微闡六義雖小道必有可觀其在茲矣茂直命余序述存以編簡俾後之觀者知吾黨所立之濫觴

崔吏部衛兵部同南縣尉日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內而氣相求情發於中而聲成文以觀以群以比以興清河崔處仁河東衛從周於是有清秋仁祠往復十七韻之作初二賢皆以秀造分校祕府弘文之書貞元初同為渭南尉聯曹結綬相視莫逆處仁自府庭旋歸税駕於斯國門勝槩康莊在下馳車徒而走聲利者此為咽喉外煩埃壒中孕閑曠晝懸清光夕湛虛明上方之鍾磬深夜之月露眺聽寂寞情靈感發投者報者無非瓊瑤如金絲應和孔翠翔集盡在是矣厥後同為左右補闕從周以本官入為翰林學士處仁累以尚書郎知制誥旣而處仁西垣即真從周復以外郎掌誥洎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即真俄掌貢舉實為之代元和三年秋處仁為吏部侍郎從周為兵部侍郎重九休澣聯鑣道舊永懷曩篇二紀于茲慮屋壁之隙壞詩文之磨滅不若刻勒片石之為堅且久也惟二賢大雅閑達人倫龜玉更為王楊迭為田蘇便蕃清近炳赫章大其於為霖為礪四方之屬耳目久矣然則志氣之所舒英華之所攄其濫觴於此乎德輿與二君子同為諫官司掌書命相繼典

貢士分曹居中臺其間交代迭處不可具舉敢叨益者之數實恍同心之言追琢旣具序夫本末亦二君子之志也

愚谿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谿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常居也故姓是谿為冉谿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谿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谿入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谿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谿愚谿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

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谿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顔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谿余得專而名焉谿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万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詞歌愚谿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谿石上

唐文粹卷第九十五

唐文粹卷第九十六　序己　籍記附　揔一十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歌詩

小洞庭五太守讌籍　蘇源明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蘇源明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令孤楚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泛郎官湖詩序　李白

裴冑先宅讌集賦詩序　獨孤及

冬夜讌蕭十丈詩序　杜牧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石鼎聯句詩序　韓愈

翫月詩序　歐陽詹

送陸歙州序　韓愈

送劉太貞詩序　蕭穎士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送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雲母泉詩序　李華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李白

小洞庭五太守讌籍　蘇源明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陵于回源亭既尊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之虞夫役之弊請南略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谷隸濮陽役均三邦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入濟陽魯之中都比入于我書貢閶闔旨下陳留陳留太守王公盛德帝俞美才人與自揔連率實惟澄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于東平議縣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讌姞以為別若夫背抱孤嶠軒飛處潭阻殘暑於重林逮高秋於絕巘其盤何有臑鹿臇羊其俎何有燔兎膾鮒李下彫籠冰之以寒水爪剖銛刃巾之以踈絺禮交乎上當世高賢之相充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奚一人之富有而群后之緝熙也司士尨舟以待司功殺設以告徹饌更服陳蕣潔罇自回源起賓泊左拂蠶尾右遺吾山倒此岫於波際指梁岑於林鈌移搖敲谿瞑眇虚曠太皡苗裔可記任宿伯禹山川空流濟汶所過多感祇牢為歡婥態目成以留客嫮容色授以勸酒繁絲蹀管紛爾自會雅舞清唱倏然同引既醉源明以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牢方舟風弱嫋兮離平流牢方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徑仍開壯兮緬以沒重嵓轉兮超以忽馮夷婺兮護輕撓蛟龍伃兮落增潮泊中湖兮澹而閑並曲澈兮悵而還適予

手兮非予期將解袂兮蘘予思尚君子兮壽厥身柔明
主兮憂斯人歌闋鳥獸聞之低昂而相鳴魚鼈聞之浴
洞而或躍玆官吏安次而不易彼人庶宗業而不遷喜
之哉樂之哉字渦泊曰小洞庭盛集五太守高讌云爾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蘇源明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袁廣載酒于
回源亭明日遂行及夜留讌會莊子若訥過歸莒相里
子同韓過如魏陽數管城青陽權衡二主簿在座皆故
人也徹饌新罇移方舟中有宿鼓有汶篁濟上嫣然能
歌者五六人共載止回源東柳門入小洞庭遲夷徬徨
眇緬曠漾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啾焉合引潛魚驚或躍
宿鳥飛復下真嬉遊之擇耳源明歌曰浮漲湖兮莽條
遆川后禮兮扈予褫橫增沃兮蓬僊延川后福兮易予
觥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落兮耿秋河夜既良兮酒且
多樂方作兮奈別何曲闋袁子曰君公行當揮翰右垣
豈止典胄米廩邪廣不敢受賜獨不念四三賢源明醉
曰所不與吾子及三四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晨前
而歸及醒或說嚮之陳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之言
不足罪也乃志為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令狐楚

大和五年春三月兗海節度副使李貟外虞致本府書
幣修好于我卒事返命且以故太守蘇源明集中小洞
庭讌籍及序二首見寄請余立一貞石識其故處云余
為之考尋圖諜詢訪耇老自五六日至于旬時茫然曾
不得回源亭渦泊依稀髣髴者從天寶十二載而不及
茲八十年源明有盛名於朝遺愛在鄆嘗與五太守會

集讌游之所形於文字岡若金玉若良二千石好事君子接武而來縱不能恢張增飾之必當思人愛樹存為此州故事悲夫恩澤之外四紀有餘自蕩平而還三政相繼不銛鋒摩刃以戰鬬為務惟長臂利爪而攫拾是謀視嘉山水好風月如越人之髭髻者之鑑非惟無用又從而仇之余以為不可使中行子之文無傳于此地乃於溪亭作金石刻引而記之亦李志也秋七月二十七日天平軍節度等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彭陽縣公令狐楚詞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之飢者粒流者召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釃其流以為溪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禅堂琴臺以環之探異好古故也按圖經晉元帝之居瑯琊邸而為鎮東也嘗遊息是山厥跡猶存故長夫溪名曰瑯琊他日賦入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歲大曆六年歲次辛亥春三月丙午日述曰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濬不刊幾萬斯年造物遺功若俟後賢天鍾靈奇公潤色之疏為迴溪削成崇臺山不過十仞意擬衡靈溪不袤數丈趣侔江海知足造適境不在大怪石磑磑涌湍潺潺洞壑無底雲興其間仲春氣至萬木華發亘陵被坂吐火噴雪公登山樂樂者畢同無小無大乘興從公薦觴酒酣氣振溪水為主而身為賓捨瑟詠歌同風舞雩時時醉歸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轓徐驅石門松風聲類笙竽鳴戲人實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涘峴山寂寞千祀誰紀彼美新溪維公嗣之念茲

疲人繫公其記後之聆清風而歎息者把我於泉乎而
已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 詩附　李白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
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樂天
下之再平也夜求月朗清光可掇張公以殊有勝槩四
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而枉踐佳
境寂寥無聞夫子可為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白因舉
酒酹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
文士輔翼岑靜以為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
與大別山共相磨滅焉

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明月好不減武昌都四
座醉清光為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
若未滅名共此山俱

仲春裴冑先宅讌集、賦詩序 詩附　獨孤及

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倉曹薛華陳嘉殽醴、清醑會
河東裴冀榮陽鄭袞河東獨孤及于署之公堂引滿舉
白者自午、及子促席于花除賦、詩于月波樂極不醉夜
艾而罷後清明三日二三子春服既成思欲脩好尋盟
選勝卜晝裴侯是以再有投轄之會是會也鄭不至吾
兄惠然而來堂有琴庭有篠若草數步落花滿席中和
子冠烏紗帽相與箕踞嗢噱俛睨相視稱觴乎其間趣
在酒中判為酩酊之客家本秦也能無嗚呼之聲其詩
曰

上天垂光兮熙予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此良辰與君
觴濁醪而籍落英兮不知年華之相親蹇淹留以醉止

孰云含意而未申歌數闋裴側弁慢罵曰百年歡會鮮於別離知開口大笑幾日及此日新無已今又成昔不紀而賦之如春風何其演為連珠以志此會

冬夜宴蕭十丈因餞殷郭二子西上詩序

息夫牧

志有之事三如一者惟君父師乎所以生之教之祿之生而不教不可立也教而不成不可祿也故師勉乎教而學者勵乎已已立學成而會友以講之以伯魚趨庭曾參避席卜商投杖厥義於是乎在冬十有二月家君宰邑許下夫子問津潁上二賢將馳會府皆適茲土夜處狹室列坐有位尊卑儼如或捧觴上壽或摳衣請益如教詩以閱禮終講信而脩睦然後文飽於德義潤於身頃夫子升堂之後若盧賈劉尹之徒并紀間接武鴻躍實夫子訓之導之斯至也今殷郭二子天資才幹而加之鐮羽觀光王庭俯拾地芥其誰曰不然飛霜霽林寒氣揔至月落西户夜將向晨座隅謙謙畢醉温克則知孔門宴餞異於他日二三子終身識之夫子以家君政事百里無事命門弟子賦鳴琴亦以釋仳離之怨焉小子不敏忝居門人之末不敢不敬書其事云

有琴斯鳴于宰之庭君子莅止其心孔平政既告成德以永貞鳴琴有術于潁之畔彼之才髦其年未冠聞詩聞禮裴兮璨璨鳴琴其怡于潁之湄二子翰飛言旋京師有欝者桂載攀其枝琴既鳴矣宵既清矣烘煁有煒酒醴惟旨謂我寤嘆吁其別矣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

安定梁必復范陽張特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堅利辯道深道建神照雲皐慈寂然九十有七人自遺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峯頂登香炉峯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絶晚于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怳然若别造一世界者因成口號絶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覔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名姓文句因與集虚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樂天序

石鼎聯句詩序 詩附

韓愈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弥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弥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之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墻謂劉曰吾不能世俗書弟子爲我書吾句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脝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

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上
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
也畢即傳道士道士即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
意而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
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頡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
續因起謝曰尊師非能出也其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
士奮髯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即又唱出
四十字為八句既止即讀讀畢謂二子曰章已就乎二子齊應
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
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
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矣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
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
吾不解人間書解何書請聞此而已 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

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
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睡及
覺日已出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其童奴奴曰天且明
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覓之無有
見矣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遂詣余言不能識其何
道士也常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巧匠劉山骨刳中事煎烹 師服 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
聲 喜 龍頭縮菌蠢豕腹漲膨脝 彌明 外包乾蘚文中有
暗浪驚 師服 在冷安自足遭焚意彌貞 喜 諺當鼎鼐間
妄使水火爭 彌明 大若烈士膽圓如戰馬纓 師服 上比
香爐尖下與鏡面平 喜 秋瓜未落蒂凍芋彊抽萌 彌明
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 師服 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
清 喜 方當紅鑪燃益見小器盈 彌明 睥睨無刃跡團圓

類天成師服遲疑龜負圖出曝曉正睛喜旁有雙耳穿
上爲孤髻撑弥明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師服可惜
寒食毬擲在路旁坑喜何當出灰灺無計離瓶罌彌明
陋質荷斟酌狹中貴提挈師服豈能煮仙藥但未汚羊
羹喜形模婦女笑量度兒童輕彌明徒爾堅重性不過
升合盛師服仍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
微作蒼嚶弥明蠅以茲翻溢愆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
顧盼地敢有漏泄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
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師服迴旋但兀兀開合唯鏗
鏗喜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爲手所
撜摩礱去圭角浸潤著光明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
四韻並是弥明作也

翫月詩序詩附

歐陽詹

月可翫翫月古也謝賦鮑詩眺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翫
也貞元十二年歐閩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于永崇里
華陽觀予與鄉人安陽邵楚萇濟南林蘊潁川陳詡亦
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之居修厥翫事月之爲
翫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雲太熱雲蔽月霜侵人蔽與
侵俱害乎翫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終
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
蟾兔圓況埃壒不流大空悠悠嬋娟徘徊桂華上浮昇
東林入西樓肌骨與之疎涼神氣與之清冷四君子悅
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爲翫也旣得古人所翫之意宜
襲古人所翫之作翫月詩云

八月三五夕舊嘉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素
魄皎孤凝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灩天中央皓露

助流華輕颸佐浮涼清冷到肌骨潔白盈衣裳惜此苦
宜諠攪之非可將含情顧廣庭願勿流西方

送陸歙州詩序 詩附　　韓愈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何也蓋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諴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兮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兮歛此大惠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逵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劉太眞詩序 詩附　　蕭穎士

記有之尊道成德嚴師其難哉故在三之禮極乎君親而師也參焉無犯與隱義斯貫矣孔聖稱顏子有視余猶父歎其至歟今吾於太眞也然乎爾且後進而余師者自賈邕盧巽之後比歲舉進士登科名與實皆相望騰廷凡數子其他自京畿太學踰于淮泗行束脩已上而未及門者亦云倍之余弗敢曷云當乎而莫之讓蓋精學微往教蒙匪余求若之何其拒哉猗爾之所以求我之所以誨學乎文乎學也者非云徵辯說摭文字以扇夫談端緐厥詞意其於識也必鄙而近矣所務乎憲章典法膏腴德義而已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牽比類以

爲夫儷偶放於言也必淺而乖矣所務乎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而已衆之言文學者或不然於戲彼以我爲僻爾以我爲正同聲相求爾後我先安得而不問哉問而教教而從從而達欲辭師也得乎孔門四科吾是以竊其一矣然夫德行政事非學不言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豈相異哉四者一夫正而已矣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正之謂也吾嘗謂門弟子有尹徵之學劉太眞之文首其選焉今茲春連茹甲乙淑問休聞爲時之冠浹旬有詔俾徵與校秘書且馳傳壠首領元戎書記之事四牡騑騑薄言旋歸聲動日下浹於寰外而太眞元昆前已甲科〔大[illegible]八中以夫[illegible]未始開[illegible]叔弼[illegible]孫〕不信豈其然乎夏五月迴棹有洛告歸江表岵兮屺兮歡既萃矣兄矣弟矣榮斯繼矣搢紳之徒習禮聞詩者僉曰劉氏二子可謂立乎身光乎親蹈極致於人倫者矣上京餞别庭闈望歸從古已來未之聞也余羈宧此都色斯云舉彼吳之丘曹是昔遊心乎往矣有懷伊阻行矣風帆載飛載揚爾思不及黯然以泣先師孝悌謹信汎愛親仁餘力學文之訓爾其志之南條北固朱方舊里昔與太眞初會於茲余之門人有柳韜前是一歲亦嘗覲茲地其請業也必始乎此焉子亓也有尹之敏劉之工其少且疾故莫之逮太眞亦嘗曰何敢望并弃與眞難乎其相奪矣緬彼江陰京皐是臨言念二子從予于此爾云過之其可忘諸同是餞者賦江有歸舟以寵夫嘉慶焉爾詩曰

江有歸舟亦亂其流之子言旋嘉名孔脩揚于王庭允焯其休舟既歸止人亦榮止兄矣弟矣孝斯踐矣稱觴

宴喜于岵于屺彼逝惟帆匪風不揚有彬伊文匪學不彰予其懷而勉爾無忘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汚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

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
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倘徉

送潭州道林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詩附

李節

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興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剗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於漢流於晉瀰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腯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怡然保順罔有札瘥之患故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病背癰而足躄耳聵而目瞋於是攻熨之術用焉禳禬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異勢也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藩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衰漸漬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翦澆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彊用廢井田則豪寠相乘矣貪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實帑則聚斂之臣昇矣務勝下則掊剋之吏貴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為怨俗於是有汨灑之客有負石之夫人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謙退讓為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為修行以窮達壽夭為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俞云必煩惱乃見佛性則其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

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抱疾之夫而責其醫禱攻療者也徒知釋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鬪智者將静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群起矣今釋氏一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智儁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役焉故離衰亂之俗可得而安頼此也若之何而剪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大益而疾其雕鏤綵繪之小費吾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翦釋氏中其徒且數萬之民隷具其居容皃於土木者沈諸水言詞於紙素者烈諸火分命御史乗馹走天下察敢隱匿者辠之由是天下名祠珍宇毀撤如掃

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巳南遠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躰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湘川之勝遊也有釋䟽言警辯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我聞其師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第往來購釋氏遺文以惠湘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杖而北遊既上謁軍門范陽公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成蘊帙者至釋祠不見焚而副剩者又命講丐以補繕缺漏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九年秋八月輦自河東而歸於湘焉嘻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我君洞鑒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既立之且亡其書非有䟽言識遠而誠堅孰克弘之耶吾喜䟽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之勤德及遠人爲叙其事且贈以詩詩曰

湘川信信兮俗獷且佷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緊釋氏兮易暴使仁釋何在兮釋在斯文湘水滔滔兮四望何已猿狖騰拏兮雲樹靡靡月淶浦兮煙暝山檣席捲櫓牀閑偃仰兮嘯詠鼓長波兮何時還湘川超忽兮落日晼晼松覆秋亭兮蘭被春晼上人去兮幾千里何日同遊兮湘川水

送小鷄山樵人序 詩附　陸龜蒙

小鷄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率生小櫟樸樕皆薪材直吳之爨此爲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宅爲書畫疆互以相授自冢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䔲葷十斛薪然後已四時貫祭沐浴滌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者曰顗及小雞之樵叱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而巨艑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廉而至晚得非赭吾山而爲汝之利耶老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聳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文夫孖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已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鷄山之木不足以濡吾家剡一二買名爲偷乎今子一爆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

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余歎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發於予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

長其船兮利其斧輪其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予庚突晨煙兮蓬縷縷窻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撫汝

雲母泉詩序詩附　李華

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中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湩末派如淳漿烹茶𦵔蒸灌園漱齒皆用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墻階道路燗燗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癖痾疥搔之疾華深樂之頴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爲諫官公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掛冠投簪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司功恩復左補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制書不至華泝江而西次于岳陽江山延望日久相顧屬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庭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泣下況又離多病年甫始衰願餌藥扶壽以究無生之學事乖志負火爇予心寄懷此篇亦以書予之志也

晨登玄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高秋天地清山門開古寺石竇含純精洞徹淨金界夤緣流玉英澤藥滋畦茂氣染茶甌馨飲液盡眉壽飡和皆體平瓔漿駐容髮茸露瑩心靈岱谷謝巧妙匡山徒有名願言搆蓬蓽荷鍤引泠泠訪道出人世招賢依福庭此心不能已

寤寐見吾兄曾結潁陽契窮年無所成東西同放逐蛇豕尚縱横江漢阻携手天涯萬里情恩光起憔悴西上謁承明秋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猿啼巴丘戍月上武陵城共恨川路永無由會友生雲泉不可忘何日遂躬耕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詩附　　李白

嵩山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絶穀居無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亦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峯聞風有寄洒翰遥贈云

二室倚碧天三花明緑烟中有蓬萊客宛疑麻姑僊道在喧莫染跡高想已遷時餐金蛾蘂屢讀青苔篇八極恣遊憩九垓長周旋下瓢酌潁水舞鶴來伊川遂歸空山上獨拂秋霞眠羅月掛朝鏡松風鳴夜絃潛光隱嵩丘鍊魄棲霞幄霓裳何葳蕤羽駕轉綿邈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

唐文粹卷第九十六

唐文粹卷第九十七

序庚 揔一十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錫宴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頲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宴序 張九齡

讌集

泉州席史君讌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遥谷讌集序 王維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讌集序 潘炎

讌集韋庶子宅序 顧況

蓬池禊飲序 蕭穎士

兩省遺補讌韋司戶南亭序 王維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魯山令李胄讌寮吏序 歐陽詹

始得西山讌遊序 柳宗元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頴士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春日讌諸從弟桃花園序 李白
遊雲門序 梁肅 序飲 柳宗元
序白 舒元輿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晉

惟聖賢以齊皇極有君左丞相燕國公右丞相廣平公太子少傅安陽侯皆生人碩德皇國元老道著廊廟績宣華戎由是懋其成功錫以元吉咨日于朔擇時于秋俾對命王庭受職公府見群屬揖庶寮禮官辨章掌舍陳次工備佾饔獻蒸六卿拜下以成儀一二事自天而來賀秩秩賓序暉暉旅醻玉緯垂文南風和雅頌之夔金奬降醴雲天光飫酳之宜宰德貴和盡莊敬具瞻之範群情尚洽預周旋宴語之歡方將一心天工戮力帝載寢黑山之柝蒐青海之戈雲雨賢才水火菽粟日詠魚藻歲陳由庚願殷趙之年留魯陽之景爰命在宴乃賡載歌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有生之性萬殊無方之盛一節陽和而動植暢春藹而皐蘩悅后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邁周召之風百辟形金石之詠者也碧流日暖南山雪殘首獻之浹辰暮春之提日帝京形勝借上林而入遊戚里池臺就脩竹而開宴梟賜御府味給天廚仙倡宥樂中貴督酒太平佳事前史未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叙運璿樞而均四氣握金鏡而靜萬方堯舜湯文不違頫於咫尺

夔龍伊呂共接手於朝廷不可見而見焉不可聞而聞者豈深思勝殘去殺累百年之至仁推曆按圖啓千齡之昌運河清難得人代幾何擊壤之歡良有以也此則青門上路朱邸平臺城煙屢起而泊山野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別愛落花之灑途夏如欣會玩峯雲之映沼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幕艇送江鳧舡迎海鶴魚龍九劒曼延揮霍鸞鳳鳴簫鼓作申錫開於百甕慈心出於三爵炮炙熏林塘醪醴猷丘壑扑急管於无筭醉湛恩以取樂群公賦詩俾僕題序長卿痟渴覺含毫之轉遲子雲壯夫見雕蟲之都廢敢憚鄙詞之訥澀恐貽盛集之蕪穢云爾

集賢殿書院奉勑送學士張說上賜讌序　張九齡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于今大用徽集煥乎廣内而聽政餘暇式讌在茲忠臣嘉賓得盡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歡甚卽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爲候彼神人事雖前載傳于方士言固不經遂改爲集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爲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沃心之謀内講六經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臧固天所賴拜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罍頒御廚之膳食以樂侑人思德飽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職在焉或稷卨大賢或淵雲諸彥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

得人漢家爲盛而髙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咸可賦詩
以光鴻烈

泉州席史君宴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
人公將薦之于闕下古者相覿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
恭儉宴以示慈惠二典爲用鮮或克兼諸侯升俊造於
天子遣之日惟行鄉飲酒之禮則享禮也胾肉玄酒莫
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浹酒不使飲則懽不
上交方欲激邦俗於流醨致王人于德行而賢者仁未
伊浹才者歡未我交其若蚩蚩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
飲之禮既修乃加之以宴饎糦已腆醴出家醞求絲桐
匏竹以將之選華軒勝境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
之會公削桑梓之禮執賓主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筵
樂遍作而情性不流爵無筭而儀形有肅鏘鏘焉濟濟
焉於是老幼來窺盡室盈岐非其親懿則其閭里皆内
訟而誓遷善焉於戲行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
不必門翁而户吹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間矣真盡心
竭誠奉主化民之宰也煙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
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盛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
小能迴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昭吾人恭儉於嘉享示
吾人慈惠於清宴迴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昭恭儉
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
茸棠頖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閎河東裴參和穎川陳詡
邑人濟陽蔡沼佐贊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甿幸鼓
微聲先八人者鳴捧豆伺徹時在公之側覩衆君子之

從遂作卜商之後書其首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遥谷讌集序　王維

山有姑射人盖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遥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靄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歡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爲陽春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賔客王公黻衣方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凞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野則賡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讌樂考擊鍾鼓退於彤庭揆辰擇地右班劒騶六騶畫輪載轂羽幢先路以詣夫逍遥谷焉神皐藉其緑草驪山啓於朱户渭之美竹魯之嘉樹雲出其棟水環於室灞陵下連乎菓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巔檻側逕師古節儉惟新冊至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舟後春勾芒不能一其令桃逕窈窕衡皐超忽騶御延佇於叢薄珮玉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罇以大罍烹用五鼎木器擁腫即天姿以爲飾沼毛蘋蘩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殼齊瑟慷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衮旒松風珠翠煙露日在蒙汜群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爲伍是羲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内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傳掌詣茅堂之

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盖不獲命豈曰能賢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宴集序　潘炎

文昌貴臣新受厥服再拜稽首對揚休命逶迤而退則展慶賀之禮下舍之閑則懷宴語之好所以歡僚友宣寵光敵者易親歡焉而至是以蕭公膺納言之職路公徵賀遷之會洎冢宰司寇作者三人國老如塤篪之和陽春屬星鳥之序欣榮相合辰嵒美景形制所選地從主人窮土木之幽尋荒栢亭之意構賓主有禮旨酒以柔之清言以發之卮盈而不侈筵肆而不雜狎而不黷酣而不流有太平君子之光見可久賢人之德風調日暖煙霧無陰松茂草滋泉石通氣鶯出幽而初轉花含愁而將歸外物獻美中懷有融高興格于丹霄餘思垂乎清晝四座相顧請予所尊悅題賦詩無忘盛集

讌集韋廄子宅序　顧況

昔雒下鄴中蘭亭峴首文雅之盛風流之事盖一方耳今席有芳樽庭有嘉木飲酒賦詩皆大國聖朝群龍振鷺握蘭佩玉者也在古其有陋乎在今其有榮乎終讌一夕寄懷千載是時也暮春駘蕩孟夏恢台之交耳

蓬池禊飲序　蕭穎士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盖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清川秉和蠲絜用徽介祉厥義存矣晋氏中朝始衆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爲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歡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粤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賓客帳飲於蓬池備祓除之禮也

梁有蓬池上矣前迄澂瀨右匯郛邑渺瀰淪漣盪日澄天舟檝是臨泛波景從其左則遥原紫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即爲臺亭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須鏹以給費縣吏領徒而脩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旃卯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匪疾匪閑翼翼闐闐以税駕于東焉然後降春流颺綵舟羽觴芳羞緩舞清謳援青蘋駭紫鱗廻環中汀緬望南津飫于巳酣于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闌而靡息日入而未闋淘陶乎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曰天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梁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補遺讌韋司戶南亭序

王維

惟帝克辟惟股肱克左右庶績允釐有司多暇舉無遺德孰獻其可雖列侍冊陛而罕伏青蒲攄懷致館灞陵南望曲江左轉登一級而鄠杜如近盡三休而天地始大凝氣向晦蒼蒼寒木式與汝歌多酌我酒墨客既序親當歡炭膳夫交馳屢奏鮮食夫含德之厚與時偕化拂衣爲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大夫之後何軌轍一境是非外物哉且騎有羈勒徒有次舍可以求日可以繼夜凡客非詩人之徒歟奚其嘿矣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六虛有精純美粹之氣其注人也爲大和爲聰明爲英才爲絕藝自肇有生人至于吾儕不得則已得之必騰凌負絕獨立今古用雖小大其神一貫尚書祠部郎張

藻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絶傳之妙則天地之秀鍾
聚于張之一㟏者耶初公盛名赫然居長安中好事者
卿相大臣既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輸在貴室他
人不得誣妄而覩者也居無何謫官爲武陵郡司馬官
閑無事從容大府士君子由是往往獲其寶焉荆州從
事監察御史陸澧字深源泊令弟曰灞曰潤曰淮皆以
文行頴耀當世故含藻蘊奇之士多遊其門焉秋九月
滸源陳讌宇下華軒沉沉鐏俎靜嘉庭篁霽景疎爽可
愛公天縱之思歘有所詣暴請霜素願撝奇蹤主人奮
裾鳴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
皆岑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
駭人也若流電激空驚飈戾天摧挫斡掣撝霍瞥列毫
飛墨噴捽掌如裂離合惝怳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
鱗皴石巉巖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起爲之四顧若雷
雨之澄霽見萬物之情性觀乎張公之藝非畫也眞道
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
不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絶狀觸毫而出氣交
冲漠與神爲徒若忖短長於隘度筭妍蚩於陋目凝觚
舐墨依違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于齒牙間哉
於戲由基之弧矢造父之車馬内史之筆札員外之松
石使其術可授雖執鞭之賤吾亦師之如不可求從吾
所學則知夫道精藝極當得之於玄悟不得之於糟粕
衆君子以爲是事也是會也雖蘭亭金谷不能尚此或
闕歌頌取蓋前人命鄙夫首叙諸公得揮其宏思耳

魯山令李胄三月三日宴寮吏序　歐陽詹

三月三日以酒食出於野曰禊飲古俗也有唐今上御

宇之九年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曰中和取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之禊飲賜群臣大宴登高臨川與特所宜洎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其寮屬貞元十二季春月既魄一日則其日也臨汝魯山令趙郡李胄恭國令宴于縣南滍濱先宴曰夫宴者古所以示慈惠而期合歡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亦古情焉況食在充腸不在充目酒在成禮不在溺神歌發其所自和舞發其所自樂窮八珍竭千鍾殫發揚謀絲竹則有勞有逸豈合歡之意歟於是首設一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爲佐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自己命以爲吏者次席酒肉亦如之命鄉閭許以耆年有德者肉既飽酒既酣因化育之宿洽有歌謡者進有蹈舞者作皆誠激乎中章乎形容婆娑慷慨與習而爲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農者請以其器圃者請以其畜弋者請以其鮮啐濁嘗漉浮泛猗潤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熈以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父兄子弟一族一堂之中不能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王於是耶旅遊之子賓窺盛事茲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同風雨恐他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歡樂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敘之

始得西山讌遊序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廻溪幽泉怪石無處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

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冉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知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序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昔建安中魏文爲五太子與朋友諸彦有南皮之遊颺鳴餕浮甘瓜清泉淪漪千古一色此城隅託勝之舊也由小而方大則貴賤之歡以可齊以今而諭古則風流之事不易矧乃日清明時升平眂廢阜海濵之利謳吟動齊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徐君洎英僚二三皆人傑秀出吏能髙視郊驛繼當時之歡豪梁重莊叟之興相與矯翠帟騰清波紅粧屢舞醁醑徐進管絃迎風以響亮士女環岸而攢雜可以娛聖澤表人和也層城景移碧潭陰起蕩暄妍之氣色縱魚鳥之游泳其思夫闗塞崇崒昆池清泠闗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與情之極致也爰命墨客紀他鄉之勝事云爾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夫槿榮芳園蟬嘯珍木盖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髙明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

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挹手霑觴與白雲老兄俱莫負古人也

春夜宴諸從弟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遊雲門序　梁肅

上德以汗漫爲友無江海而閑其次則仁智相從有山水爲樂故合志同方賢者有棨桑之隱遊道同趣吾徒有雲門之會其造適一也先會一日沙門釋去諠命我友相與探玉笥上會稽然後泝若耶過鳳林而南意欲脫人世之羈鞅窮林泉之遐奧於是捨舟清瀾反策閑原遞杳靄而歷嶇嶔入深翠以泛迴環遂至雲門觀其群山疊翠參望拔起五峯巑岏列壑沉沉上摩碧落旁湧金界其下則百泉會流蓄爲澄潭涵虛鏡徹鳴瀨玉漱泠泠之聲與地籟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作眺聽不足則凝思宴息怳焉疑諸天樓觀列坐咫步庭衢之中別有日月既而動步真境靜聆法音合漆園一指之諭詣淨名無住之本萬累如洗百骸坐空視松喬爲弱喪輕世界於橐葉蓋道由境深理自外獎故也昔之遠公紀廬山謝客題石門道流勝賞今古一貫曷可不賦

貽雲山羞乃各爲詩以誌斯會同予道者有隴西李公
受高陽齊霞舉約會未至亦請同賦此篇用廣夫游衍
之致云

序飲　　柳宗元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鄕之爲記所
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
監史而令日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
洄于洑不止于坻不沉于底者迴至不飲者而洄而止
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若舞若躍
速者落詓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懽抃以助其勢突然而
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
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懽甚余病痞
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公以窮日夜而不知歸

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
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
金石絲竹之樂以爲和者有促數紀遊以爲密者今則
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
金石而和去紀遊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相
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作序飲以貽後人

序白　　舒元輿

今年子月月望長安重雪終日玉花攪空舞下散地予
與友生喜之因自所居南行百許步登崇岡上青龍寺
門門高出絕寰埃宜寫目放抱今之日盡得雪境惟長
簷高我不與並日既夕爲寺僧道深所留遂引入堂中
初夜有皓影入室室中人咸謂雪光射來復開門偶立
見迈雲駁盡太虛真氣如帳碧玉有月一輪其大如

盤色如銀凝照東方輾碧玉上征不見轍迹至乙夜帖
懸天心予喜方雪而望舒復至乃與交生出大門恣視
直前終南開千疊屏風張其一方東原接去與藍嵒驪
巒群瓊含光北朝天宮宮中有崇闕洪觀如甃珪疊璐
出空橫虛此時定身周目謂六合八極作我虛室峨峨
帝城白玉之京覺我五藏出濯清光中俗埃落地塗然
寒膠瑩然鮮著徹入骨肉衆骸躍舉若生羽翎與神仙
人遊雲天汗漫之上冲然而不知其足由蹋寺地身由
求世名二三子相視亦不知嚮之從何而來今之從何
而適不諱言不譆聲復根還始認得真性非天
借靜象安能輔吾浩然之氣若是耶且冬之時凝沍有
之矣若求其上月下雪中零清霜如今夕或寡其以其
寡不易會而三者俱白故序之耳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唐文粹卷第九十七

別中嶽二三眞人序 陳子昂

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送靈澈上人歸沃州序 權德輿

送林公歸衡嶽序 李白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王者大司馬制軍誥禁封國正朔惠綏蠻貊刑齊猾夏其儀尚矣天子道穆三象功清六合截海來威窮荒揆教將以靜流服度藩畿削揮夌暴昭蘇寡弱乃命元宰兵部尚書燕公專節朔方授律群帥涉河之外距關之西公皆統之重分閫也公智以開物精以造微文爲一變之英武有萬人之敵 歷登庶尹王猷載寧三宅台衡帝采惟亮雖坐堂足以制勝而勤國忘其定居閭茂次年仲皐貞閏拜手東洛馳軺北關備官而行成旅以從是日也景風司至星火發宵伯趙鳴而戒陰爽鳩習而揚武賦可以升高遠望詩可以出宿餞行有詔具寮爰開祖宴凡 申後命寵以藩錫天章賦別御札題牋副衣勉挾纊之誠兼壺醑投醪之旨筐篚以將其旣筆硯以表其文前載未書今冊斯覩侍中安陽公以仁躰國中書令河東公以德熈朝爕贊功成訏謨景服慕采薇之興悵伐木之朋詢彼之師卜茲郊帳鼎門右轉岐路傍分當關塞之斷山接華林之高樹幕人宿設重帟雲平六宮饔舉百羞霞錯四夏六亂之變朱干皇羽之容雷殷川原電爍林薄朝傾多士巷無居人接蓋陰衢揚袂風野羽觴迺進列座酣而不譁清鏡間發將士激而逾

厲視日知其吉氣吹律驗其商聲則已景列穹都風騰沙漠西域輕郅支之使東胡息冒頓之虞顧夫南仲于征吉甫薄代不其遠也若木還照前茅啓行聽閶闔之去鼓目悠悠之轉斾歌事者每懷靡及念離者跂予望之成志在心發言同唱自天子有式叙清風請編出車之什以継烝人之雅

夏日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　　蕭昕

桂林巨鎮臨川荒服居五嶺之表控兩越之郊俗比華風化同内地然而洞居呰止人好阻兵有殊貨重裝吏無廉政選在任者實難其材故郡久曠官朝思稱職以腹心之寄轂爪牙之惟俾其澄清行獨坐之事俾其式過揔防禦之權惟帝知人佇報允政五月維夏畏塗萬里溽暑方起火雲始生履蒼梧瘴癘之郊涉沅湘風濤之壯衆悅是舉而傷此行公陳力滅私飲氷徇節以忠則允折之塗可叱以信則三江之水可航聚糧戒徒肅裝候傳無酒酤我餞此離之憂徴文寵別慰行邁之思僕以渭陽之故而首序云

奉送裴二十一兄閤老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裴兄居諫大夫五年休問籍甚其於匪躬據古切劘獻替掖垣衆君子徒見其拜章伏閣而莫知其所以言者然則發舒純誠弘大聰明以貢於穆清者可勝道哉每漢廷大議與六官貳職之缺羣情屬目俟其授受久矣壬子詔書有黔巫長帥之拜秩於清憲褒以命服周行諸公以爲一方之幸且惜其去而未踰也及夫别殿前席沃心交感重藩符之所付慮安集之不稱九所以轂

近臣悳遠人之旨纖悉備厚上許周日之伐兄求三歲
之理又以見首公急病而忘其辟遠淹卹然後諸公知
惜别爲細而感恩爲大在此行矣自牂牁通道夜郎置
吏以示綏懷以安剽輕失其理則蕭然愁㦖得其和則
驩然感悅方略招徠繫於官師以兄之慈惠直信粹清
廉白爲仁由巳不改其度使大化淳流在明誠洞開推
人情以賦政便胥俗而不擾彼四封之内如熱待濯如
木走下史臣撰簡以傳循吏使者急宣以將徵命雖欲
復三歲之言其可得乎未間則褰赤帷飲醇酒晏晏言
言笑乎無町畦雖蒸霧雨之候無自而入矣大丈夫
被薦紳彯華纓弘宣職業無有遠迩則嚮之玉堂清禁
論思侍從與今之龍節前導金龜映組皆所以事君也
豈有中外之異耶祖軷霑醉宣言相勉在加飡寓書而
已至若山川風物與騷離瞻望之歎皆備於詩人所賦
蔑不書

餞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李白

夫功未足以盖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
所以彭越醢於前韓信誅於後況權位不及於此者虛
生危疑而潛包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咲以節鉞
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於奔鯨鱠生人於哮虎呼吸江
海横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及誰當其鋒
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横倚天之劍揮駐日
之戈吟彌四顧熊羆雨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干將而星
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
退如山立進若雷逝轉戰百勝僵屍盈川水膏於滄溟
陸血於原野一掃兇䜅洗清全吳可謂万里長城横斷

楚塞不然五嶺之北盡餌於脩蛇勢盤地蹙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杜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組練照雲樓船乘風蕭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列將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雲帆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士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為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大禹分九州之產生物各有其處獨人之善惡無區別之地是聖人知民心牽於所化也夫理有風而化育本國者風帝王之理邦者本牧守之化二漢已還風化相蕩貪波鼓漲人不棲身故有得一郡若豪虎之暴豕羊焉猛旣有餘化宜不善也有唐洗叔世之弊惟牧守不新其規實乃知風化之本末可移去然則祿食者佐國下務其理為邦不敬其化愚不知夫祿食之道也惟明嶠拔一臂西指則建安在焉其郡襟山而東水淇徠黠而易隨等閩之支屬特稀聞善化者得非地深法蠹會斂無時猾吏坐恣姦欺黎庶日為葷薑哉皇帝遠懷疲俗樂有嘉政使君前刺三郡雅稱善化今茲東授必能伸病俗以抒重寄矣將期後賀得以序行

春於南浦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岳序　李白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茍非其時賢聖低眉況僕之不肖者而遷逐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郎將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專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於中流泛素波而經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慙起予輒冠名賢之首作者嗤

我乃爲撫掌之資乎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甞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訊勞之使累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袜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挿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将服承命及館又如是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即坐必東嚮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将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将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之士大夫莫不拜于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送崔羣序　　柳宗元

貞松産於岩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禀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氷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温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義歸厚其有禀者歟有雅厚質方之誠以正其性慤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于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余爲交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親默與道合今将寧覲東

周振策于邁且餞於野或命爲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戚之親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揚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任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故載之其末云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李白

斯高柄秦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並出莽夷未暉耿鄧乃起自古英達未必盡用於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爾我君六葉繼聖熈于玄風三清垂拱穆然紫極天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在商釣四座明哲皆清朝旅人吾希風廣成蕩瀁浮世素受寶訣爲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爲謫仙人盖實録耳而嘗採姹女於江華牧河車於清溪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也沖恬淵靜才翰駿發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嗟我而南君折羽翼時歲律寒色天風枯聲雲帆涉漢冏若絕電舉目四顧霜天崢嶸衘盃叙離而群子賦詩以出餞酒仙翁李白辭

送區冊序　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劒戟舟船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相通畫地爲字然後可以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

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若能遺外声利而不猒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暮春於江夏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劒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汎舟之後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于邁煙景之色慘爲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汎淥水於遥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醁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鱠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送王塤秀才序　韓愈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

所道者與之言信説孟子而屢賛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者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頃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舩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王棨序　陳黯

黯去歲自褒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云今日併爲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其即賀其登選於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句非前朕耶今春果擢上第夏六月先歸省于閩命叙送行其詞以未第言不爲時重輔文曰吾所知者惟道與

義豈以已第未第爲重輕哉愚由是不得讓鱗群之衆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鳳非四靈龍非二首所以異於鱗羽者惟其稀出耳嚮使日百時千盈川溢陸則蜿蜒鴝雀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由漢迄唐爲擢賢之首也寰瀛之大億兆之衆歲貢其籍者數纔于千有司升其名者僅止于三十其不爲貴而且稀乎輔文早嵗業儒而深於詞賦其體物諷調與相如揚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於文陣而聲光振起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憩寧慶之晨爲鄉里改觀孰不謂人之龍鳳乎懿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送廬嶽處士符載歸蜀覲省序　崔羣

旄頭光明垂三十載不習俎豆化爲侯王者十有八九焉由是隱逸憔悴羔鴈不行蒼山沉沉側陋不顯建中

初有峨嵋客符君綏六籍棹三湘深入匡廬絶跡半紀學窺顔子之門闚文紹陳君之骨鯁逸慕嚴光之垂釣志斆管寧之不欺結廬熈熈人不知其然也須予奉命江西三年往復彭蠡未嘗不詠湖月潄天倪造符君雲扃宿五老峯下動更晦朔不理還擢偶冊霄至人白鶴羽客寒霊芝跪天壇相顧求息乎蓬瀛豈復又榮於塵網覩君超澹惔與舊遊雖笑語飲食如常終忽忽若居大夢君家在岷蜀展愛高堂將聖賢典籍充人子幣帛斯所以潄衰俗扇清風方伯地君不以厚禮逆吾子予未之信　秋九月楚人歌採蘭以送之

送族叔楊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族叔行元既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羣公設祖方獻未酬族叔悄然有不暢之色群公亦愕爾而阻歡小子侍觴奉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酒樂物叔於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有未悦豈禮闈失意之爲乎昆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民役巧鎔琢蓋多惟干將和璞有大閒非百鍊則其良可用歟非三獻而其寶可真歟苟良苟真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其妍稔其實如叔也亦何稽於一邂逅哉若昔之人作必行動必中則是蘇秦無窶穿之歎甯戚無石爛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泰而不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知之何叔欣然見卞氏又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座以協千鍾有娛既醉昇車秋爲到期

送族弟旭帖經下第東歸序　蕭頴士

吾族旭也洵美有聲夫柔柔者行之能翼翼者躰之敬

三文足以摽絕唱深識足以剖群疑兼而備焉實爲難者意其陪積風之力駭絕電之姿從東道以載馳去南溟而一息此其分也繄明代擇人宜乎盡能使輪轅當曲直之適鑿枘靡圓方之數則宏綱舉而浮議息矣以吾弟不羈之才逢聖君如渴之日而徵求章句見遺甲乙是猶籠鸑鷟絆騰黃望遼廓權奇其可得也吾聞諸君子非無位之患惟立身實難今爾有是才居是屈能卷舒其道喜慍不形又其沖融坦蕩莫可得而窺也不然則書未十獻歲未二毛道非擺闔交無薦寵而雄辭先進藪甚後時何或論者以爲人之望也仲春二月東京千里之子往矣薄言旋歸賦詩而寵別者皆上國之選莫不銜憤胥涕抗辭悲歌吾乃知道術親而然諾重也况乎西遷而五陵是宅南渡而二曹其昌居宋有摯疇之姻在周爲魯衛之國曾是共祖不待馮商之言已爲路人未處陶生之歎今也千邁如何勿思詩不云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不廢急難之謂也

秋於敬亭送從姪耑遊廬山寺　李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下耑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鬱負秀氣吾衰久矣見爾慰心申悲道舊破啼爲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罏長山橫蹙九江却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潨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夙願慙未歸於名山終期後來携手五嶽情以送遠

詩寧闕乎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肯與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爲矯歟其敢用此贈行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illegible][illegible]霽嶺宴景雲林卑俗不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笑昔人嵩山有二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跡金壇鳳笙悠悠千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水慨撫膺增歎常謂煙駕不逢羽人長往去囂世走青雲登玉女之峯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霓裳眇然冥壑獨立真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公玄默洞天貫上士幽棲北谷玉笙吹鳳瑤裝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賞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崐崘之庭觀作玄元之府宿心遂矣冥骨其矣豈知璚都命戔金籙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中峯而失路塵縈俗累復汨吾和仙人真侶永幽靈契翳青芝而延佇逢會何期折冊桂而徘徊遠心空絕紫煙去黄庭極仰

寥廓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
咄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則如楊朱歧路墨子素絲尚
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
之心吾今得之矣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威嚴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
散爲寒灰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義
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
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
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桃源之避世
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
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
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
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
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聞有良田名池竹果
森列三十六洞別爲一天耶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
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往
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洲序　權德輿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贊後學俾
學者乘理以詣因言而悟得非玄津之一派乎吳興長
老晝公掇六義之清英首冠方外入其室者有沃洲澈
上人上人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謂甚夷易如不出
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松泛韻氷玉
相扣層峯千仞下有金碧攢鄙夫之目初不敢睞三復
則淡然天和晦於其中故覩其詞知其心不待

境靜而靜況會稽山水自古勝絶東晉逸民多遁世於此夏五月上人自鑪峯言旋復于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泝沿境中靜得佳句然後罙入空寂萬慮湛然則嚮之境物又其稊稗也鄙人方景行企尚之不暇惡敢以離群爲歎哉

江夏送林公遊衡岳序　李白

江南之仙山黄鶴之爽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世爲豪家此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獨出旣洒落於彩翰亦諷誦於金口閑雲無心與化偕往欲將振五樓之金策浮三湘之碧波乘盃泝流考室名岳瞰想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峯巒望長沙之煙火遥謝舊國誓遺歸蹤百千開士稀有此者余所以歎其長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輩廻眸拭視比夫汩泥沙者相去九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台山遠公託志於廬嶽高標勝槩斯亦嚮慕哉紫霞搖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群公臨流賦詩以贈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楊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圖師文暢喜文章其游周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送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者而徒擧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

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説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圖之説而瀆告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万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躰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遊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詞於是乎言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於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服朝服或溺於淫怪之説以斁彝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于潮浮屠之徒讙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余求叙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夫吾絆不得侶師以馳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精深之習而悟虛无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爲得則其病歟僕乆味斯法思與言者旣而得玄禪師師早誦大乘微言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矣桑門之患爲外見所雜旣得之患爲內見所縛今玄公脩然於二見之門不內不外冥夫至妙身戒心惠合於無倪且以勾吳有山水之絕境天竺又經行之淨界振錫而往其心浩然盖隨緣生與觸物成化而不爲外塵所引也幅巾男子權德輿稽首

唐文粹卷第九十八

唐文粹卷第九十九　傳錄記事　揔一十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題傳後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假物讀傳附　讀毛穎傳　韓愈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附　柳宗元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忠烈　李紳傳　沈亞之
楊烈婦傳　李翺
竇烈婦傳　司空圖
隱逸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負苓者傳　王績
奇才　李賀小傳　李商隱
雜伎　梓人傳　柳宗元
郭橐駝傳　柳宗元
妖惑　李赤傳　柳宗元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爭朗百川注瀆者矣然由周公刋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顔閔文如游夏者鮮矣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爲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祀止於五畤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爲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于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爲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臆生其制吻刋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難爲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賑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决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摯不革其暴鱗不足

以爲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爲瑞也況彼二三子耳逞於權豪呶呶以至太亂惟據正而屈已者庶可與權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彊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録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弃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

稽褚先生支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頴三人者不待詔輙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謨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姫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姫姓之毛無聞頴始以俘見卒任使秦之滅諸侯頴亦有功賞不酬以老見疎秦眞少恩哉

讀韓愈所作毛頴傳

柳宗元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頴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始來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嫓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論荅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查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

好之者文王之菖蒲葅屈到之芰曾晢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施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是則韓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究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以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捷爲黃帝時以力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絶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犨生五年襲先祖爵禄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姑蘇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犨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轘轅下上嗟悼命太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在他處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爲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爲性堅勁屈彊難以直御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處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爲人善能履道別威儀進止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毬蹵射御及禮神祭祀交賓接賢未嘗不召

華偕往伏事上久之因病勿開口論議洩露密旨上繇是疎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然亦不甚見重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其頹色顦顇又哀憊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者而憊不任吾事今弃子於市不復召子矣遂棄之而終華無息繼者族人焉贊曰華氏之先本出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聲於華故從革焉漢書功臣表有貰衷侯華末者即其後也初華本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見重是後子孫盛于中國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容成侯金烔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誡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儁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爲明達挾姦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輙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迫物無私圓方不礙然疵漏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爲背面不相副烔亦自病於[illegible]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擯斥後歇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俾其造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爲輕薄于權戚中或憮然自喜則狎玩不猒至或被以組繡蓋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畀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進烔又鄙其爲人廼復以讒廢歸老於家太史公曰烔之

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以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盖其術亦規模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厥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爲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觀㶷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爲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李紳傳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實客莫敢言紳爲言一下入下得去留後使王澹專職爲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首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以至中軍士得賜皆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既盡即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為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僞諾之召書記以疏聞紳聞之亡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一去累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在畏峕前幸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為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贊曰李錡

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山中劉騰為書以大之蹟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眄有一不誠則支躰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楊烈婦傳　李翺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盖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地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侃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為也賊皆笑有蜚箭集于侃之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尽恭順和於娣

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辯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注意寵旌守禦之臣懸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一死弃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賛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賢者自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堙滅而不傳故書序之將告於史官

竇烈婦傳　　司空圖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瑀瑀走蒲令挈其孥寓於望仙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捽令壞其首志必死之令妻蔽捍泣且拜乃益急乃持其袂重傷猶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而免里人列狀於府賫之酒帛鹽亦馳乘而至幾死者數矣迍邅踰月方克偕全愚寓居渭濱得備聞於里中梁生生言操史牘者苟當和平紀王庭琛瑞之美誠幸矣然傑異之操化導宗族里閭俾男必為貞夫女必為烈婦是有國有家皆賴之豈徒炫於視聽哉愚以為知言乃著其傳賛曰蓄千金之貲雖云憂患尚有不安其室者洸蹈危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盎足以駭之而白刃之下獨不顧死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悔者也豈化漸之有所自也吾知為臣為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大虛[illegible]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替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之局為猪為洳為潢為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illegible]局墳不可以為埏甓不可以為盂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事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負苓者傳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辥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倚檐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辥生曰叟何為者而徵吾歎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辥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為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智詭之道迸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

者也安得贏歎而嗟文王乎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荅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驉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洛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虯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彌（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窻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園圃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番番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一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

特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

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調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近細大可以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于堵而繢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材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勞勤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躰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

名視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圓方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

者楊氏潛其名

郭槖駝傳　柳宗元

郭槖駝不知始自何名病僂𨻶然伏行有類槖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槖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加也有問之對曰槖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本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則其本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吾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踈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飧饔以勞吏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而得養人術故傳其事以爲官戒

李赤傳　柳宗元

李赤江湖浪人也常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號曰李赤遊宣州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服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〻解其巾走去赤怒其友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就牖間爲書輾而圓封之又爲書博而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瓮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今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

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汙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絜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詞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爲是耶抑固有廁鬼也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爲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溷溷爲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爲赤者幾何人耶反

脩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
赤之笑哉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唐文粹卷第九十九

唐文粹卷第一百

傳録紀事 揔一十二首

吳興姚鉉纂

録
孫氏西齋録 孫樵
燕將録 杜牧
紀事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拾甲子年事 羅隱
書何易于 孫樵
說石烈士 羅隱
五紀
象江太守 李商隱
華山尉
齊魯二生 程驤 劉乂
宜都內人

孫氏西齋録 孫樵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録因撥其絜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擷其叢冗尤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録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

况回有所䌹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慓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爲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曰高祖殺太子建成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李勣爲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奪高宗不敢立武氏爲后故書曰李勣立皇后武氏起王氏巳廢之寃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疑於禘祼也高宗廢王立武武乃貞觀侍女何以列昭穆故特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嫌於禘祼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眞令悉以天后年号及行事繫于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有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名犯武宗廟諱者何詭諫梯亂肇殺機也裴爲顧命大臣晏白天后歸政御史崔察廷諧曰裴若不有異謀何故請太后歸政天后遂怒斬裴於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也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咈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九齡令守珪斬之守珪不從果使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他皆倣此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怠去葬示戒志彌尚德必書賊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歐邪合正俾匯大義則前所謂起王后配天皇條天后年号行事繫于中宗之類操實寘例以示懲勸則前所謂李勣立皇后武氏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之類嗚呼宰相昇沈人於十數年間

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爲史官者不能扑忠骨於枯墳〓語寃於下泉磨毫贖札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既序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云

燕將錄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瑶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路）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代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爲之柰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或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伏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壁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

於趙乎趙人眈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好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

怨趙令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善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殉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棣州管猒次滴河陽信蓨平昌將陵蒲臺勃海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

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
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伍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
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
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覊李錡橫
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
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爲錡鼎立相視
可爲彊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
在轞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
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子忽反如搏鷄
一可枝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下北二三可爲堅矣然夜
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勃海牆泰山塹
大河精甲數億鈐其阸可爲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
鄆西六十里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
能及盖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
章於大臣鋪槊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顛玩之臣顏澀不
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史忘於天下哉今國
兵騷騷北來趙人巳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
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
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巳來未聞先王之言今也幸枉
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來
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
次令持兄喪歸葬于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
於馮翊屬縣比徵中因吐其兄之狀其因直書其事至
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沉黎越巂俱爲

邊城迫於群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
事爲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偪於蠻宜有以制之者
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
魁健皆操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接步且戰且進
蜀兵遇鬬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蝱皆折刃吞鏃
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
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
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群蠻
俾由蜀而貢又擇群蠻子弟叢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
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
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
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其
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
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群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
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群蠻常有屠蜀之心居
則息蓄聚粟動則練兵講武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
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
將啓之以幸非常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其有編民李
權者遣書通蠻言蜀兵備可取狀邊城擭之按問得實
遂斥市至今或有踵其所爲者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
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
民飽稻飫豕十九如妳雖知征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
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
汗矣而況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鬬耶加以
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
則以蹝而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參粒每歲當給帛主

將輙先市輕貨以易重帛然後散諸邊卒當給粮下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沙補足數以給邊卒常以爲恐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烏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憔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沉黎越嶲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冦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姦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亢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頼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輙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有撞殺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冦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柰之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

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
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
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
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
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
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
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必大亂亂由尚書
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
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
奉軍以從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
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旣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
下命持馬者去且曰明旦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
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
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
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
無草農以告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
農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
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
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廷中太尉大泣曰乃我
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衣裹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
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
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之野
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
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
汝又取之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
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

耶諶雖暴抗然聞其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必致貨幣愼勿收及過泚致大綾三百兩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綾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其存

太尉逸事如右

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眞定北上馬嶺歷亭障戍堡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促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拾甲子年事　羅隱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姸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摧沮有時凉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反劉從課得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父廕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衣便惠雖谷志後勾聚亡命以窺伺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櫛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頤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

理常也況妄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半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吏政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跡爲天子壽而指使輩卒無類人且章武朝數鎮顛覆皆以稚才僕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尚可下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從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惡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畢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旋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縱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窮之谷竟從連鳴呼謀

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膏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叫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刻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刻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

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刻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傴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輒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所綿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約如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何如曰上請貸期不欲緊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何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檢盜何如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中十年歲閒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

說石烈士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爲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爲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盡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陊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

使悉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訶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伍畏若不勝按驗吏罔之未知其爲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及至也亦未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賊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左軍前且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江陵余求謁丞相府有從事爲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人爲下

象江太守　　李商隱

滎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癰瘻殃疣病不作物者人一色緋氷去声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爲象江三年不病瘴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召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道費俸六

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陶生有恒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爲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是年長安中進士爲陶生誄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既死吾又得之

齊魯二生

程驤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盗人也晚更與其徒畜兆馬草一羸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塚抄道常就迥遠坑谷無廬僻處依大林木晝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卹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日不絕少良致貲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臠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胡浪反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間無爲鐵門外老捕盗所狃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觧事敢以此爲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貿轉與隣伍重信義卹死喪斷魚肉葱韮礼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閈意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驤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駡之曰此種不良屑有好事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驤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驤甚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饘粥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

其爲人寬厚慈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爲鄆帥喜聞驤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賫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驤孳息其貨數年復置萬金驤固不以爲已有繩契管揵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閑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驤不起

劉乂

右一人字乂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閭氷田滂善任氣重義大軀有聲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爲歌詩然恃其故時所爲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爲活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氷柱雪車二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乂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乂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宜都内人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内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内人以唾壷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几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内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内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孃姥有越出房閤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

內之弄臣狎人朝夕侍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

唐文粹卷第一百

文粹後序

故姚右史纂唐賢之文百卷用意精博世尤重之然卷帙繁浩人欲傳録未易爲力臨安進士孟琪代襲儒素家富文史爰事摹印以廣流布觀其校之是寫之工鏤之善勤亦至矣噫古之藏書者必芟竹鏟木殫組竭毫盛其蘊宏其載乃能有之今是書也積之不盈几袐之不滿笥無煩簡札而坐獲至寶士君子有志于學其將捨諸若夫述作之旨悉於前序此不復云寶元二年嘉平月

殿中侍御史吳興施昌言敘

後序終

小宗圖書館藏